

苍河白日梦

刘

恒



苍河白日梦

八月丛书 刘恒

(苏)新登字007号

苍河白日梦

作 者：刘 恒

责任编辑：张昌华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4

1993年3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2次印刷

字数：220,000 印数：10,301—18,365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440-2/I·421

定 价：7.0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八月丛书

(以发稿先后为序)

旅德的故事

王安忆

米尼

王安忆

连环套

刘恒

绝望中诞生

朱苏进

炮群

朱苏进

我的田园

张炜

周末对话

张炜

祭奠红马

苏童

米

苏童

神示的诗篇

张承志

命若琴弦

史铁生

苍河白日梦

刘恒

内 容 提 要

一枕苍河白日梦，奇态人性大爆光。

清末。曹光汉留法回故乡，雄心勃勃，创办火柴场。聘请法国路先生为机械师。孰料，路先生竟与曹妻郑玉楠有染，种下了祸根。

曹光汉发现妻子、友人背叛了自己，愤然出走。后因反清被活活绞死。其妻郑玉楠产一蓝眼睛男婴，曹府顿起风云：秘密处死了路先生，暗暗地抛弃婴儿，郑玉楠则投河自尽；而醉心于吃偏方补药苟延生命的曹父，对此却无动于衷……

作品情节曲折跌宕，人物形像鲜明丰满。艺术地展现了有关人性的种种奇态和耐人寻味的历史梦境。

孩子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

——老者 W

老人家，我拿它怎么办呢？

——作者 L



ISBN 7-5399-0440-2/I · 421 定价:7.00 元

刘恒，1954年生。北京人。曾当过战士、工人，现为《北京文学》编辑。1986年发表《狗日的粮食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其《伏羲》和《黑的雪》，分别改编为电影《菊豆》和《本命年》。

八月丛书

第一部

一九九二年三月

3月1日录

说起来话长了，我从头给你讲。人是怪东西，眼皮子前边的事记不住，腿后跟踩烂的事倒一件也忘不了。人都是怪东西！别问我上顿吃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要问就问有意思的事。没意思的事我一个字也不说，不信你就听着。兔崽子，咱们从哪儿说起呢？我嘴脏，你不介意吧？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

那天，我记不准是哪一年了，可能是戊申年。那天我去柳镇的码头上等邮差，去早了，跑到福居家的茶馆里要了一碗碧螺春，一边吃一边看窗户。窗户对着河汊，来来去去的都是小船，船上有猪、酱菜桶和鱼鹰，还有女人。我十六岁，喜欢看打架，喜欢看女人的脸蛋子和胸脯，当然，还有屁股。别跟我皱眉毛，你不喜欢看吗？这就对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是个好孩子。你知道不喜欢看女人屁股的人喜欢看什么东西吗？我嘴脏，可是我还得说，他们喜欢看茅坑里自己拉出来的屎！他们是蛆，让他们看去吧。我们是人，我们只看有意思的东西。兔崽子，你说对么？

女人立在船上过去，摇橹的样子让我在白天也止不住做梦，都是丑梦。我梦见自己贴着女人肥嘟嘟的后身与她一块儿摇，我和她摇成一个人了。不怕你笑话，我昨天还做了这种梦，可惜抱的不是人，是一只细巴溜长的野狐狸，是公是母我都没弄清呢！我说的事有意思么？

你要觉着没意思，我就不说了。这世上跟我同岁的人还有几个？我是上个九二年生的人。九二年，你算了吧。他们和她们都在土里烂成了泥，不小心让人挖一块骨头出来，都给当成羊骨头和猪骨头，没人再拿他们当人。我该知足了。多嘴多舌不是好兆，老人多嘴多舌就是活不长了，那是老天爷在催他的命呢！

孩子，你把茶杯给我递过来。

谢谢，把痰盂也端过来。

你耳朵真大。

你有福。

你知道我的小名么？

我小名叫耳朵。

你摸摸它，像什么？

对，海参。

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不怕多嘴多舌，不管死人和老天爷乐意不乐意，也得容我把话说完。我不比你们年轻人，说话的时间有的是，当一年哑巴也没关系。我是说一句少一句，一天也不能耽误了。我不能让这么有意思的故事烂在肚子里，我得说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爱听不爱听都没关系，我冲着这堵墙讲故事可不是一年两年了！

墙上有女人。

不信你看。

你是个瞎子！

我都懒得张嘴了。

那不是屁股，那是去年夏天漏的雨水。你不能用眼睛看，得用心。只要心思对了，闭着眼睛也能看见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你猜猜我现在看见什么了？

年轻人脸皮薄，我不能告诉你。

我看见了一个淫字。

淫，你懂吗？

福居家的茶馆卖水，还有一绝，是给茶客梳头。你刚坐下，小厮就凑过来解你的辫子，你在前边喝他在后边梳，哪痒痒了用手指指，梳子齿儿马上就能刮过去。别担心头皮渣

子脏了茶碗，他早就往你脑袋上抹了粘乎乎的芝麻油了。闹不清老福居凭什么把两样不相干的生意做到一处，只知道人们都喜欢亮晃晃地从那里走出来，为了这点儿气派他们得多付两碗茶钱呢。

茶馆傍着柳镇的西街，走过码头的空场，是东街，那边花花绿绿的什么都卖，卖的最俏的是肉，女人的肉。那些把芝麻油味儿带过去的人，是穷酸的嫖客。他们办完了事还回来，一口气能喝干一壶茶水，喝够了把嘴一抹，一五一十吹嘘他干了什么，怎么干的。说得高兴了，他们能把条凳比做女人，手是手脚是脚地演起来。福居家的茶馆不光卖水梳头，还是个海淫的去处呢。不为这个我也不去喝那么贵的茶。以后我才知道，娼寮里的茶更贵，用老嫖客的话说，一碗人血也不过如此了。他们嫖以前嫖以后为什么到福居那里去，你该明白了吧？

他们缺钱。

我也缺钱。我是乡下来的仆人。我是榆镇曹如器曹老爷家的奴才。曹老爷是远近闻名的绅士和财主，我不能给他丢了面子。我不喝本地产的绿针，我要了外省舶来的碧螺春。我不看那些下作的比划，我看窗户外头的船，我看着船上的女人做我自己的梦。可是，茶客们的脏话我一个字也没漏掉。有人在吹牛，说他靠着一瓶洋酒，干了柳镇东街里最值钱的黑鹰，那天他一个小钱没花，已经白操了她七天了。

老福居带头嚷嚷：杂种操的你放屁！

那人忙说：我要说谎就不是人，她贪酒！

老福居说：七天？除非你宰了她，奸尸！

茶馆里笑翻了。我不懂什么叫奸尸，可是我一下子想到了黑鹰的脸蛋子和两条长腿，脊梁沟里一阵酥麻。老福居的嘴可真厉害。他对我倒很客气，他知道我是谁。他给我续水的时候很小心，让我直觉着自己是个有钱人。

他说：耳朵，你们家老爷近来可好？

我说：托大叔的福，他老人家好着呢！

他说：你又上药铺了么？

我说：老爷让我买高丽参和枸杞子。

他说：初夏了还补么？

我说：我不知道。

他说：你是等邮差吧？别等了，萍水湾的饥民暴动了你不知道么？官船和商船一时上不来，没有一句两句的别想着信。回榆镇去吧，见了曹老爷别忘了代我请安。你留心点儿，别让他瞎补，小心补坏了身子。

老福居多会说，把自己当成和曹老爷平起平坐的一个人了。实际呢，我们老爷见了他都不一定知道他是谁。福居的心眼还是不错的，他竟然不知道我泡在他的茶馆里是图什么。不怕你笑话，那些下作的故事可真叫我动心，我觉着我整个儿人都掉到东街人肉的香味儿里去了。我在白日梦里听到老福居说：你们听。茶馆里乱哄哄的。老福居又说：你们听呀！人们静下来，苍河上飘出纤伕的号子，吼的人不少，是一条大船。

大家跑出去看热闹，码头上晃着一大片脑袋和辫子。人群前边有许多灾民，他们刚才躲在柳镇的各个角落，听到动静都像饿狗一样扑出来了。东街街口的石台子上浪着几个娼

寮的粉姐儿，大红大绿，浑身上下都是不值钱的薄缎子，衣服样子不像本地那么肥，是从下游富庶地方学来的。我往后站，仔细看她们。我管不住自己的眼，它们太馋了，哪儿都想去，像贼的两只手。

苍河水比往年枯了一丈，岸边都是泡白了的石头，水草趴地，像死人头发。纤伕踩着它们往上走，一直走上码头的石头台阶，拢岸时舱底刮了河床，泥浆冒着泡儿泛出来。饥民们像见了皇上，都跪下了，疯疯癫癫地叫唤：老爷赏一口吧！老爷赏一口吧！

船真大，不是客船和盐船，也不是米船。船的样子很古怪，中间有桅，船头上漆了鱼嘴和鱼眼。你去过苍河没有？那真是一个没头没尾的东西！它的下游是县城，是府城，往后是省城，再往后就流到外省去了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海，只觉着河水不管流多远，也是在地皮的一条沟里来回来去地转悠，没有别的去处。那条外省来的船没有吸引我，我用眼睛撬娼妇们的沟子呢。大船的跳板哐一声砸在码头上了。

船舷里只有苦力，没别人。

饥民们突然改口了。

他们叫：亲爹！亲爹！赏一口吃的吧！

我想看看他们的亲爹是谁，一扭头看见跳板上走下来两个贵人模样的家伙。一高一矮，都是洋装，黑颜色儿，礼帽和斗篷也是黑的。他们让岸上的人吓住了。一片瘦胳膊！一片讨食儿的破碗！码头上活像长满了脏蘑菇。他们找不到下脚的地方。高个儿摘了帽子，一脑袋金丝头发，鹰鼻，鸽眼，白皮，我不说你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。

他是个地道的洋人。

这一回是岸上的人给吓住了，匆匆闪出一条道来。饥民们不再吱声，都举着碗往跟前凑。洋人一路走一路往破碗里扔小钱。矮个儿也在扔，施舍得不耐烦，一把抛出去了。贱人们抓挠着搅成了一团，只有疯狗才能打成那个样子。洋人丢光了小钱，随手扔了几块鹰洋。不要脸的饥民又叫起来，你再有灵性也猜不出他们叫什么。

他们叫：洋祖宗，您赏牵拉孙儿一块吧！

人饿到那个份儿上就不是人了。

那位矮个儿不是洋人，脸蛋子倒比洋人白净。他走过来的时候一直瞧我，走过去了又瞧瞧我，我也瞧他。我很熟悉他脸上愁眉不展的样子，可是我记不起这个垂头丧气的人是谁了。那时候，凡是有点儿文化的人都是这副眉眼，小学堂的教师，串酒铺的秀才，省城高等学堂的读书人更不用提了，你只要看他们的脸就知道老天说话就要塌下来，哪个也别想跑。

我真该死，怎么没认出他来。

他站在离我两丈远的地方不动了。

我们中间隔着饥民和娼妓。

他说：耳朵，是你吗？

我一下子弄明白了。他的脸真苦，我差一点儿掉了眼泪。我几步抢到前边，跪下来给他磕头。我很会磕头，脑门子在青石板上碰得嗡嗡响，又麻又晕，可一点儿也不疼。我把那些要饭的卖肉的吓坏啦。

你听过评书没有？

我最喜欢评书的最后一句。

咱们下回——再讲。

我该出去溜儿去了。

他是谁，我明天告诉你。

又飞过去一架。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敬老院盖在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安静。他们一定以为上岁数的人都是聋子。我可不聋，这是今天的第三十八架了。我刚搬来的时候很娇气，听到飞机的声音头皮都发炸。现在我习惯了，我把它看成鸟。我看它们，就像在老福居的茶馆里看船。苍河绕来绕去，流到我头上去了。

我还是告诉你吧。那人叫曹光汉，是曹家的二少爷。他有一个远房舅舅在光绪的朝廷里做着外交官，攀了这层关系，老爷出钱把整天唉声叹气的二少爷送到西洋留学去了。曹家不指望别的，他们只害怕他窝在榆镇的盆地里变成古怪的人，变成疯子。他是甲辰年十九岁的时候走的，回来的时候有二十三岁了吧？他穿戴变了，身材也变了，没怎么变的是那张脸，还有那令人担忧的性情。他对我说：耳朵，是你吗？听声调好像他刚从地狱里爬出来，好像他刚刚爬出来又得马上爬回去了！

二少爷是很可怜的一个人。

这是第三十九架了吧？

孩子，你坐过鸟吗？

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忘记告诉你了。洋人穿过柳镇码头的时候，东街口上的娼妇们一阵骚动。有个穿粉衫的娘们儿呀地惊叫了一声。她不是黑鹰，她叫白马。她说那句话的时候风骚地扭来扭去，好像孙悟空躲在她后边，要用金箍棒把她给支起来。

封建社会怎么样！

女人就是女人。

女人是有很多名堂的。

她说：好一根洋鸡巴！

去吧，祝你睡个好觉。但愿你早晨来看我的时候，我还活着。不管怎么样，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边，我要下功夫干到底。去休息吧，不要为女人的一句话害羞了。

千真万确，那是她的原话。

我累了。

3月2日录

榆镇在两道山岭后边，是个万亩大小的盆地。盆地里的河叫乌河，水不深，可水急，只能走木排和竹排，不能走船，多轻的船也不行。河心里净是房子那么大的石头，水冲上去撞得很响。乌河在山谷里拐上七七四十九道弯，最后流到柳

镇的西边，成了苍河的一脉了。

为了行排，河上没有矮桥，只有一座吊桥。没有吊桥的地方，人们得蹚水过河。从码头去榆镇的路有二十里，它一会儿在河那边，一会儿在河这边，坐不上轿子骑不上马的人，只能拎着鞋赶路。夏天发大水的时候，这条路干脆就没了。没路了也不怕。榆镇和山外边断绝来往是常有的事。榆镇是丰衣足食的好地方，我们怕什么呢？跟苍河上下数不清的村镇比比，榆镇在我们榆镇人的眼里简直就是天堂了。

现在想想，这种孤芳自赏实在是毫无道理。整个盆地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曹家的老少，一种是曹家的佃户。榆镇是天堂也是曹家的天堂，跟我们这些做奴才的有什么相干呢！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把自己当个人儿，到头来不过是曹家府里一条饿不着的狗罢了。

那时候，不瞞你说，只要能在曹府里做事，做狗我也乐意。不为别的，就为曹老爷待我太仁义了。我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。我三岁给曹家喂鸡，五岁给曹家养猪，九岁给曹家放马。别人十六岁了是苦力，在曹家的屠场、纸场、扇场里做活，我十四岁就做了曹老爷贴身的跟班，穿好的、吃好的、用好的。我还图什么呢？我从跟曹家的家禽打交道的时候开始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，那么多年混过来，我觉着我差不多就是曹老爷的一个儿子。他老人家怎么看我我不管，我有我自己的主意就是了。偷偷地给一个老地主做儿子，这叫什么事？

你说得很对，这是悲剧。

我在码头上认出二少爷，为什么要哭，为什么拼命磕头，